

文心雕龍探赜

蔡宗陽著

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遷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猶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隱大矣。其後始白摘其言也。此愛而知也。孫無撓曰。揚雄之辭也。謝也。孫無撓曰。揚雄之辭也。謝也。

《文心雕龍》明吳興凌雲刊朱墨紫藍綠五色套印本

行印社出版社文史哲學集成

蔡宗陽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心雕龍探赜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心雕龍探蹟 / 蔡宗陽著. -- 初版. -- 臺北市：
文史哲，民 90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444)
含參考書目；面
ISBN 957-549-359-1 (平裝)

1.文心雕龍 - 研究與考訂

820

90006851

文史哲學集成 444

文心雕龍探蹟

著者：蔡 宗 阳

出版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正 雄

發行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四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57-549-359-1

序

章學誠以《文心雕龍》爲「體大慮周，籠罩群言」；「體大」可以陶冶萬彙，「慮周」可以「籠罩群言」。《文心雕龍》之內涵豐贍，治經、史、子、集於一爐。誠屬「標心萬古，送懷千古」之精心傑作。

本書裒集十二篇論文，其中九篇皆是研討會論文。此九篇係：(一)從《文心雕龍》全書架構論劉勰的宗經觀（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參加南京大學中文系主辦「魏晉南北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二)論《文心雕龍》與老莊思想之關係（一九九五年七月參加北京大學中文系與中國文心雕龍學會主辦「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此篇論文榮獲國科會甲種獎助）、(三)《文心雕龍》修辭理論對後世的影響（一九九三年六月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辦「魏晉南北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四)《文心雕龍》的修辭技巧（此論文收錄《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此研討會係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主編）、(五)《文心雕龍》的修辭義（二〇〇〇年四月參加江蘇鎮江市政府與中國文心雕龍學會主辦「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六)《文心雕龍》之對偶類型（一九九九年五月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與中國語文學會主辦「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七)《文心雕龍》之

反對類型（一九九九年六月參加「第一屆中國修辭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八）《文心雕龍》中「道」字的涵義（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參加臺南師院語教系與中國訓詁學會主辦「第二屆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論文）、（九）由劉勰六觀析論《文心雕龍》（一九九七年十月參加東海大學中文系主辦「魏晉南北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此外，從《文心雕龍》與《昭明文選》析論辭賦之形構與評價，發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學報第十期；《文心雕龍研究》新舊版本之比較——爲感念王師更生七秩嵩壽而作，發表於《慶祝王更生教授七秩嵩壽紀念文集》；文字探索與文學理論的關係——以《文心雕龍》爲例，發表於《徐文珊教授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

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劉勰文心雕龍與經學》爲題，撰寫博士論文，迄今已十二載。此書集結十二篇論文，真是無巧不成書，平均每年發表一篇。至盼爾後賡續研究《文心雕龍》，平均每年至少能撰寫一篇論文。不求量的多寡，但求質的提高，這是提昇學術研究水準的圭臬。

蔡宗陽敬識

二〇〇一年二月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文心雕龍探蹟 目 錄

序	一
一、從《文心雕龍》全書架構論劉勰的宗經觀	一
二、論《文心雕龍》與老莊思想之關係	一五
三、從《文心雕龍》與《昭明文選》析論辭賦之形構與評價	五七
四、文字探索與文學理論的關係——以《文心雕龍》為例	八一
五、《文心雕龍》修辭理論對後世的影響	九九
六、《文心雕龍》的修辭技巧	一一七
七、《文心雕龍》的修辭義	一五一
八、《文心雕龍》之對偶類型	一六七
九、《文心雕龍》之反對類型	一八三
十、《文心雕龍》中「道」字的涵義	二〇一

文心雕龍探墳

二

十一、《文心雕龍研究》新舊版本之比較——為感念

王師更生七秩嵩壽而作

· · · · ·

一一三

十二、由劉勰六觀析論《文心雕龍》

· · · · ·

一一一

從《文心雕龍》全書架構論勰的宗經觀

一、前言

《文心雕龍》是一部「體大慮周，籠照群言」^①的中國文學思想、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專書。由於「體大慮周」，因此陶冶萬彙，組織千秋；由於籠照群言，因此旁徵博引，集思廣益。職是之故，《文心雕龍》不止有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②，甚至於還有兵家的思想^③，然「以經解經」，即以《文心》原文解《文心》原文，仍以儒家爲主，是以本文從《文心雕龍》全書架構論劉勰宗經觀。誠如包世臣《藝舟雙楫·敘》所云：「《文心雕龍》……推本經籍，條暢旨趣；大而全篇，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王師更生亦云：「劉勰既感於孔子垂夢而著《文心》，所以就從『文章乃經典枝條』出發，詳究文章的根源，以爲一切文章莫不由經典中來，所以他也就根據這個基準，論思想、論文體、論創作、論鑑賞，舉凡關係文學之事，無不以經典爲宗本。」^④茲依全書五十篇、文學本原論、文學體裁論、文學創作論、文學批論、緒論爲序，闡析其與儒家經典之關係。

一、組織周全的全書五十篇

劉勰設計《文心雕龍》五十篇，是本乎《周易》的「大衍之數五十」，首篇〈原道〉援引《周易》加以論述，末篇〈序志〉亦引用《周易》加以闡析，可謂首尾圓合。正如《文心雕龍·序志》所云：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周易·繫辭上》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這是占筮的方法。劉勰「彰乎大衍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這是劉勰撰《文心雕龍》全書的體例，末篇〈序志〉是緒論，其餘四十九篇論文學思想本源、文學體裁、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因此「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總計全書五十篇，因此「大衍之數五十」。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原來是《周易》占筮的方法，劉勰運用在文論上，而成為「彰乎大衍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周易》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五十的內容，衆說紛紜，不外乎三：(一)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八星宿，合計五十。(二)太極、兩儀、日月、四季、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共計五十。(三)天五地十相乘，也是五十。^⑤一言以蔽之，占筮使用的五十根蓍草，是依據天地變化的數據。在占筮時，實際僅用四十九根，有一根不用，象徵太極。若以「有一根不用，象徵太極」，則「大衍之數五十」即「太極、兩儀、日月、四季、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劉勰撰《文心雕龍》，好像將〈序志〉視為「太極」。〈序志〉是總論，猶如太極；《文心雕龍》四十九

篇（〈序志〉除外）猶兩儀、日月、四季、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因此，《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的數目與《周易·繫辭上》所云：「大衍之數五十」，是息息相關的，只是劉勰將《周易》的占筮的方法轉化為文學理論。《周易》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所以《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之數與儒家經典攸關。

三、文學思想的基本原理論

《文心雕龍》的文學思想的基本原理論，是指〈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此五篇也簡稱為「文原論」，這是從文學理論的結構體系而言。《文心雕龍·序志》云：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

此言《文心雕龍》寫作的內容，是本原於自然，取法於聖人，體驗於經典，酌取於緯書，變化於騷辭，此五項探討文學中心思想，可說是極為完備。所謂「本乎道」，即〈原道〉，旨在析論原道心敷章，研神理設教。所謂「師乎聖」即〈徵聖〉，旨在論述徵聖立言，文其庶矣。所謂「體乎經」，即〈宗經〉，旨在闡明經典是淵哉鑠乎，群言之祖。所謂「酌乎緯」，即〈正緯〉，旨在闡述緯書無益經典，有助文章。所謂「變乎騷」，即〈辨騷〉，旨在說明取鎔經旨，自鑄偉辭。「文之樞紐」，是劉勰的文學思想，此就作者的立場而言。

〈原道〉，即文學原於自然。陳兆秀說：

從《文心雕龍》全書架構論綱的宗經觀

彥和文原於道的內容，既是自然之道，亦為儒家思想的聖人之道。⑥

陳氏認為劉勰文原於道的主張，依文學理論言，就是「內容真實合情合理」，「文辭感人自然流暢」；也就是《文心雕龍》所謂「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原道〉），「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情采〉）；此皆為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而人文參立其中，是故拓展自然之道以達極至，當然包容儒家之道。⑦依陳氏之論，〈原道〉與儒家思想是息息相關的。北京大學張少康教授認為〈原道〉的「道」字，主要是繼承、發展荀子、《易傳》思想而來的。⑧荀子所說「道」，以儒為主，兼包老莊之「道」。《易傳》是儒家經典，荀子也是儒家，因此〈原道〉與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臺灣師大教授黃師慶萱認為文學起源是模擬自然，模擬自然脫胎於《周易·繫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黃師以為《文心雕龍·原道》：「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擬姿；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貴華，無待錦匠之奇。」是空間藝術的淵源。〈原道〉：「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鍾。」是形象藝術的起源。這兩種藝術都是從模擬自然現象而來的，因此〈原道〉與《周易》攸關，也跟儒家思想相關。依陳、張、黃三氏之說，《文心雕龍·原道》與儒家的經典，是極為密切關係的。

所謂「師乎聖」，即〈徵聖〉，旨在「論文心徵於聖，窺聖必宗於經」，「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劉勰認為一個創作家或批評家必須有「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神思〉）的主觀修養，

這種主觀修養源於儒家的經典，因此，他特別重視聖人之教，「徵聖」云：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先王聲教，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為盛；近褒周代，則鬱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

劉勰認為聖人之教，藉文而傳，而文章又可以宣揚政教，因此說：「論文必徵於聖，窺聖必宗於經。」要立文，必須徵聖，這是以儒家的經義作為文章的來源。^⑨由此觀之，「徵聖」與儒家的經典，是密不可分的。

所謂「體乎經」，即「宗經」，旨在闡述文須宗經。「宗經」云：

《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鵠，以詳略成文；雜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已遠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文之殊致，表裡之異體者也。至於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偏雨，河潤千里者也。

劉勰認為文章是經典的枝條，並且文章的選輯、結構，也是源於經典的理則。^⑩「五石六鵠」見於《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云：「曷爲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磽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鵠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退飛。」劉勰以「詳略成文」、「先後顯旨」，即指「記聞」、「記見」的

選輯結構的技巧表現。劉勰重視儒家經典，良有以也。《宗經》云：「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誠哉斯言。

所謂「酌乎緯」，即酌採緯書的優點，作為文學創作的張本。緯書雖無益經典，但有助文章。文章內容須純正，若不純正，則敗壞經典之形象，因此「按經驗緯」，緯書不得不正。辨正緯書，其僞有四：一是奇正不合。二是廣約不論。三是天人不符。四是先後不當。誠如《辨正》所云：「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於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撻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有命有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未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撻，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是以「文之樞紐」設《正緯》一篇，其來有目。《正緯》的目的，即所以「宗經」^⑪，這是劉勰在中國文學思想上的真知灼見，也是空前絕後的最大創新。因此，《正緯》與儒家經典，也是有密切的關係。

所謂「變乎騷」，是指《詩經》，走向《楚辭》，再到漢賦，《楚辭》是過渡的媒介；就《詩經》到《楚辭》，而《楚辭》是發生了轉變。《文心雕龍》設《辨騷》一篇，就「宗經的文學觀」而言，旨在辨析《楚辭》哪些是同乎風雅，哪些是異乎經典。^⑫正如《辨騷》所云：「將覈其論，必徵言焉。」

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駕豐隆，求宓妃，憑鳩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緬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劉勰各舉四例，闡述同乎風雅，異乎經典。由此可知，「辨騷」與儒家經典是至爲密切的關係。

四、論文敘筆的文學體裁論

《文心雕龍》文學體裁論，「明詩」至「書記」，凡二十篇，此二十篇之架構，皆建立在「原始之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四大綱領上，此四大綱領，均淵源於經典。^⑬不論敘述文體的流變，或闡述文體命名的涵義，列舉作家、作品，或析論各類文體的作法，都和經典有關。文體的來源，與經典也有關，見於「宗經」。「宗經」云：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文體論二十篇中的「論說」源於《易》，「詔策、章表、奏啓」源於《書》，「詮賦、頌讚」源於

《詩》、〈銘箴、誄碑、祝盟〉源於《禮》，〈史傳、檄移、書記〉源於《春秋》。此外，〈明詩、樂府、雜文、諧讖〉皆源於《詩經》，〈哀弔、封禪〉皆源於《禮》，〈議對〉源於《書》，〈諸子〉源於《五經》。^⑭《文心雕龍》自〈明詩〉至〈諧讖〉，共十篇，叫做「文」，皆源於儒家經典。自〈史傳〉至〈書記〉，共十篇，叫做「筆」，亦源於儒家經典。由此可見，《文心雕龍》文體論二十篇均與儒家經典，是極為密切的關係。

五、剖情析采的文學創作論

《文心雕龍》的文學創作論，簡稱文術論，是由〈神思〉至〈總術〉十九篇，皆論情采並重。因此，剖情析采的文學創作論源於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⑮的文質並重論。

王師更生認為「剖情」即「控引情源」，是指〈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勢〉等五篇。^⑯〈神思〉之「神」，蓋本乎《周易·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孟子·盡心下》：「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言神妙神化，與劉勰所謂「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是息息相關的。〈體性〉言八體，疑出自《周易》八卦。李師健光認為八體中前五體的「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源於五經；後三體的「壯麗」、「新奇」、「輕靡」則本於《楚辭》。^⑰《風骨》：「《詩》總六義，風冠其首。」出自《詩

·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通變〉：「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堪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源自《周易·繫辭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定勢〉：「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劉勰以合乎經典思想之文為「正」，以標新立異之文為「奇」，因此〈定勢〉「執正馭奇」之說，乃宗經思想之脈絡。

王師更生以為「析采」，即「制勝文苑」，是指〈情采、鎔裁、鍊字、章句、附會、麗辭、聲律、比興、夸飾、事類、隱秀、指瑕等十二篇。¹⁸〈情采、鎔裁〉皆論文學之內容與形式，本乎孔子文質並重論。〈鍊字〉論字書，推崇《爾雅》，以為乃「孔徒之所纂，《詩》、《書》之襟帶」，因此〈鍊字〉與《詩》、《書》有關。〈章句〉論句法，以為「四字密而不促，六字裕而非緩」，而「四字」源於《詩經》，「六字」出自《詩經》、《楚辭》，因此〈章句〉與經典攸關。〈附會〉論謀篇布局的方法，認為「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而「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源於《周易·繫辭下》：「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因此〈附會〉與經典思想是息息相關的。〈麗辭〉論對偶的流變，列舉《尚書》：「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滿招損，謙受益。」都是對偶，以及《周易》的〈文言〉、〈繫辭〉也是運用很多對偶，因此〈麗辭〉與經典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聲律〉論聲律調諧的理則，以為「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而「同聲相應謂之韻」源於《周易·乾·文言》：「同聲相

應」，因此「聲律」與經典相關。「比興」論比興之法，源於《詩·序》。「夸飾」論夸飾之正法，以爲須「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因此「夸飾」與《詩》、《書》有關。「事類」論用事，尚取法經典，以爲「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詳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因此「事類」與經典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隱秀」論「隱」的特質及妙用，以爲「義生文外，祕響旁通，伏採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這是闡明作者將秘而不宣的心聲，藉旁敲側擊的手法，去溝通領會，曲盡其變法，譬如爻象的變化。因此，「隱秀」與經典有極爲密切的關係。「指瑕」論立文免瑕之本，在於「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訓詁乃經學之附庸，是以「指瑕」與經典有關。「養氣」論養氣與文學創作之關係，而「養氣」一詞，追本溯源，始於《孟子·公孫丑上》：「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劉勰參酌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養氣說，以闡述「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總術」以爲文、筆、言三分法，毫無意義。劉勰認爲「六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優劣」，並且「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如《周易·文言》兼有言與文，是以「總術」與經典攸關。「總術」又論從事文學創作，必須「圓鑒區域，大判條例」，先研究創作技巧，然後才能「控制情源，制勝文苑」。「控制情源，制勝文苑」，即剖情析采，主張文質並重，又是源於《論語》，因此「總術」與經典有密切的關係。

六、崇替褒貶的文學批評論